

1997

大埔文苑

第五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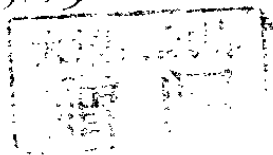
37 何 如 璋 特 辑

大埔文史

第五辑

(何如璋特辑)

Yt95/3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大埔县委员会

《大埔文史》编辑委员会编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编 者 的 话

中国历史上的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公使任内，坚持睦邻友好，力争国权公理，不辱使命。任满回国后，一八八三年（光绪九年）出任福建船政大臣，在中法马江海战中，违心地执行清政府的妥协退让路线，惨遭失败，自请议处，受到革职戍边三年的处分。一百年来，朝野上下对于何如璋这一历史人物，褒贬不一，毁誉参半，迄无定评，而对马尾事件中的何如璋，由于清廷掩盖事实真相，百年来的评价则几乎全是贬词。《辞海》何如璋条说何如璋“一八八四年中法战争期间，秉承李鸿章旨意，当法国军舰侵入马尾港后，不加戒备，致使福建海军遭到袭击，损失惨重，与会办福建海防大臣张佩纶等同被革职。”现用中学课本《中国历史》上说：“……对法国的侵略，李鸿章主张妥协退让，不许‘轻言战事’。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按照李鸿章的命令，不作戒备，还禁止军舰移动。”福建省中学生学习丛书《历史》说：“……以船政大臣何如璋为首的投降派对法国侵犯内河主权的行径，不作任何战斗准备。”众口一辞，评定何如璋应负罪责。

然而，我们从现存何如璋的奏稿中看到的事实是，何如璋在法舰大量聚集马江，彼众我寡的情势下，一再奏请“亟调各省兵船，赴援协防”，“万一决裂，先发制人，后发必为人制。以法人横肆性成，临事必图狡逞，使各船静以待变，深恐为敌所乘，若各船不扼其冲，则船局尤为难保。此

事如何措置，臣谨当与张佩纶等悉心筹度，随时相机因应。”并力主“塞河先发”，关门打狗。显然，马江海战前何如璋是在悉心戒备，而不是“不作任何战斗准备”。

是非黑白，竟是判若天壤。

历史事实是，慈禧和李鸿章在马尾事件中妥协退让，一直主和，不许何如璋“轻言战事”，不许“衅自我开”，电谕何如璋：“所称先发，尤须慎重，勿稍轻率”，何如璋“只得株守以候指挥而已。”海战惨败，慈禧拿何如璋等人作替罪羊以掩盖其自身的罪责，决然不会把何如璋的奏折公之于众；何如璋的奏稿，让百年中藏之于何如璋后裔手上，也从未见之于世。如果史学界只是依据清政府公开发布的谕旨，论定何如璋在马江海战中“不加戒备”，是“无首的投降派”，那就不足为怪了。

历史的本来面目，由于某种原因，可以被掩盖于一时，但终究会大白于天下，古今中外莫不如此。现在我们刊印何如璋出任福建船政大臣期间所存奏稿及其他有关资料，其中特别是翰林院编修潘炳年的《劾大臣玩寇疏》和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左宗棠经实地调查后作出的否定潘炳年奏疏的奏折，希望能够有助于史学界对何如璋这一历史人物，作出公正评价，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这就是本特辑的编辑目的。

何如璋家书墨迹

敬留者船以初三四等日情形曾於初六日寄者一電記在亭
轉寄回家初九日又發一電至五弟轉寄又由一弟寄信至陸
路轉致稟明船署上下及各處均要計可次第通到以此以人
以今日注閩口外內大小兵船十餘隻我以兵船以與之相持月餘日
兵力既疲速者如此洋務船來信不應速請決戰先發又不應惟
餉糈以待動因時雖平故只得抹字以保指揮而以本月初一二兩日
此而不作外間欲傳和議已發和議署竟無雷打第分焦急初三
某刻傳和電 補云此種消息應議之五千萬未完俟再詳他商

目 录

编者的话

何如璋年表..... (1)

论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

.....大埔县何如璋研究会 何永年 (3)

清詹事府少詹何公传.....温廷敬 (21)

何如璋奏稿杂存..... (26)

整顿海军以规久远折..... (26)

蒙简放督办福建船政大臣叩恩折..... (31)

恭报到工任事日期叩恩折..... (32)

沥陈闽省船政核实报销飭部立案折..... (33)

请协筹经费以扩成规而期实效折..... (35)

遵旨查明开济快船确切情形折..... (38)

船政关系海防万难裁停亟宜展拓折..... (44)

法船聚泊马江应亟调兵船赴援协防折..... (48)

法船聚泊马江请调南北洋兵轮以相牵制折..... (49)

法船猝发我军船坏厂伤陆军连日抵御折..... (51)

兵轮伤亡弁勇由船政筹款抚恤折..... (53)

查造机料清册并局存经费一具移交折..... (54)

船政九年分报销及应行奏咨各件暂展限期折..... (56)

交卸船政局务遵旨来京折..... (57)

何如璋家书选..... (58)

有关马尾事件的奏折、电文选·····	(65)
劾大臣玩寇疏·····潘炳年 万培因等	(65)
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左宗棠等奏折·····	(69)
美国人联名呈请赦免张成死罪·····	(75)
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张佩纶等来电·····	(77)
军机处电寄穆图善等谕旨·····	(77)
军机处电寄各省将军督抚谕旨·····	(77)
军机处电寄穆图善等谕旨·····	(78)
闽浙总督何璟等来电·····	(78)
北洋大臣李鸿章来电·····	(79)
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张佩纶电·····	(79)
北洋大臣李鸿章来电·····	(79)
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张佩纶来电·····	(79)
发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张佩纶电·····	(80)
福州将军穆图善来电·····	(80)
军机处电寄何如璋谕旨·····	(81)
塞上秋怀·····何如璋	(81)
使东述略·····何如璋	(83)

何如璋年表

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年）出生。

咸丰十一年（一八六一年）举于乡。

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年）任五品衔知县。

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年）中进士，散馆授编修。

光绪三年（一八七七年）翰林院侍讲学士，首任出使日本国钦差大臣。

光绪八年六月（一八八二年）任满回国，翰林院侍读学士，诰授通奉大夫日讲起居注官。

光绪九年九月（一八八三年）詹事府少詹事，福建船政大臣。

光绪十年八月（一八八四年）奉召入京，詹事府少詹事，诰授通奉大夫日讲起居注官。

光绪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一八八五年二月十二日）因法舰入侵，马江战败，慈禧嫁祸于人，拿何如璋做替罪羊，被革职充军到张家口，著有《管子析疑》三十六卷。

光绪十四年秋（一八八八年）赐环归，主潮州韩山书院讲席。

光绪十七年八月（一八九一年）卒于韩山书院。享年五十四岁。

论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

大埔县何如璋研究会 何永年

何如璋（一八三八——一八九一），字子峨，大埔县湖寮镇双坑村人。自幼因家境贫穷，辍学放牛。但他勤奋好学，牛背上也要读书，在姑父的帮助下，遂有所成。十九岁补县学生，咸丰十一年（一八六一年）中举人，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年）任五品衔知县，七年（一八六八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不久升侍讲。光绪三年（一八七七年）受命为首任出使日本国钦差大臣，时年三十七岁。光绪八年（一八八二年）六月任满回国，九年九月受命督办福建船政事宜。在他出使日本国钦差大臣期间，由于他不计较个人得失，为国争公理，抗强权，坚持睦邻友好，完成艰巨外交使命，不负国人期望，被誉为“不辱使命的何如璋。”①在他出任福建船政大臣期间，由于法舰入侵，马江战败，又被贬为“为首的投降派”②和“腐朽的清朝官吏”。③

一九八四年八月，大埔县成立了何如璋研究会，对何如璋其人其事，作了比较系统的研究。认为何如璋：一不是清政府的高层决策人物，怎能说他是“为首的投降派”呢？二不是马尾守土之官，怎能说他是“不作戒备的何如璋”呢？三不是清政府的议和代表，怎能说他是“承鸿章旨，狙

和议……”呢？四不曾发现其有任何卑躬屈节和贪官污吏等不轨行为，怎能说他是“腐朽的清朝官吏”呢？这些莫须有的罪名，都是慈禧的御用文人潘炳年强加给何如璋的。

值此马尾造船厂建厂120周年到来之际，将何如璋在就任马尾船政大臣前后的言行，以及研究会的一些观点陈述如下，以就教于史学界。

锐意整顿和力图拓展马尾船厂

福建船政大臣主管的马尾造船厂，是清政府洋务运动的重要产物之一，也是我国海军摇篮之一。它创建于同治五年（一九六六年），至光绪九年（一八八三年）何如璋主持厂务时，已规模略备。但是，由于马尾造船厂是清政府的官办军事工业，从光绪二年（一八七六年）元月开始，清政府规定从闽海关洋税内月拨五万两为制船经费，年应六十万两，实际上光绪二、四、五、六、七年，每年只拨四十二万两，光绪三年拨四十八万两，八年拨三十万两，九年拨二十万两，经费年年支绌，船厂处于进退维谷境地。前几任大臣吴赞欲造快船，迭次咨请南洋协款，苦心焦思，积虑成疾而不果。继任者黎兆棠“承其意，裁工并厂，极力节费，积有成数，凑合南洋协款，以试造快船，……虽经附片奏明，终以积款不敷，亦苦心焦思而不果。”④何如璋的前任张梦元，目击这种情形，无从措手，迫不得已，于光绪九年九月二十日，向清政府提出“收船归坞，整顿练船，裁撤工匠”等让船厂下马的建议。正当船厂处于前途莫测之陈，何如璋使日任满回国，一年升四次官，从庶吉士升为詹事府少詹。光绪九年九月初九日，钦命何如璋督办福建船政事宜，期望何如璋对福

建船政事业有所建树，能够扭转马尾船厂困难局面。

何如璋于十月初二日陛辞出都，十一月二十六日抵马尾船厂接铃视事。经过实际调查，发现船政局内部冗员多，效率低，贪污腐化等种种弊端严重。特别是那些冗员对业务一窍不通，营私舞弊却手法高明，他们串通洋人，什么也做得出来，有的当了管驾，数年即身拥厚资。面对船厂即将倒闭的落后状况，何如璋毫不犹豫地进行“汰冗滥，稽工材，审支销，岁节浮费十余万”。⑤对船政局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整顿，使船厂免于解体，呈现一派生机，也因此使被裁汰的闽侯士夫咸怨之。

何如璋到任后的第四天，他老家有两位叔台均先后赶到马尾，希望能得到侄辈的栽培，在船政局觅一栖身之地，何如璋毅然拒之。当天何如璋即写信禀告其父：“莘田与少京叔先后到马尾，已不令其搬入衙门，缘局中一切，均有旧章，决难更易，又船政系办工之地，亦无督办到署，即行任用本家亲戚，迹涉营私之事。若自家出薪水请人，则惟有书启及教读两席而已，餘俱无可安顿。又局中员绅办公，均有额缺，现在局者，非有差误，不能令其出局。鼎臣叔诸人，男意亦极欲请来相助，然须徐徐看有机会，方敢发信相招也。六弟可将此中情形，转致各本家亲戚，不宜冒昧前来，彼此俱无趣味也。”⑥由此足见，何如璋办事廉明，为官清正。

何如璋在使日期间，综观欧美海军，以英吉利为最强，继而列邦竞起，器械日精，皆戛戛乎有称霸海上之意。他回国后，随即向清政府通报了各国海军发展概况，他在给慈禧《整顿海军以规久远折》中奏道：“所有各国海师，驻防本

境者不计外，其驶至中土者，英则盘据香港，有师船三十余号；法则侵略安南，有师船二十余号；俄则经营西伯利亚，骤拨师船三十余号，近复于图们江口，造船筑垒，益谋扩充；日本以强邻交迫，亦亟仿照西法创立海军，现有二十余号。”对本国海军建设情况，何如璋亦了如指掌，认为我国“自筹办水师以来，各省陆续购制，计有大小轮船四十余号。但船械非良，兵弁多滥，章程不一，训练不精。即北洋布置初有规模，而船少兵单，势孤力薄，以之应变却敌，终难胜算独臻”。为了国家的安全，何如璋向慈禧提出了建设海军的六点建议，其中包括：立营制；编舰队；办船等；勤训练；谋并省；精选拔。

当时，有人对何如璋整顿海军的六点建议，持否定态度。说什么：“船械之用，非我所长，防海不如防陆。”何如璋毫不客气地批判他们说：“不知大海者旷野也，口岸者门庭也，今不御敌于旷野，而御敌于门庭，岂为得计？且濒海口岸错出，若仅仅备之陆，彼乃得蹈瑕抵隙，声东击西，不战而我坐困矣。况百万金储，实资海运，漕艘若梗，根本先摇，又岂特沿海商船恣其劫掠已哉？惟有整顿水师，预为之备，彼见吾力足抗衡，当戢其狡谋，而永言和好。即为外交计，海防亦不可不亟筹也”。又有人认为：“水师耗费过巨，库储难给为疑”。何如璋批判说：“然自通商三十年来，挑一衅，而防御之费动逾巨万；议一款，而赔偿之费又逾巨万。其商务之亏损，小民之剥削，犹未暇计也。倘不能思患预防，彼又将乘隙思逞，得步进步，长此安穷？且筹费固非甚难也。查各省赋课，定额无异昔时，而加以厘金洋税之人，岁

不下二千余万。但令司出入者，认真稽核，严正供捐不急，杜浮冒，绝侵渔，则区区海军，当易为力。况旧额水师新制船械，开销不少，今已统归一处，自可谋并省，而筹协济，如是则经费不患不足。”何如璋把这些带有批评皇上不善于理财治国的话，写在奏折上，会不会给自己招来麻烦？对一个爱国之士来说，他是不加计较的。

何如璋还在自己的奏章中，给自己制订的整顿海军六点建议，描绘了一幅美好的前景。他说：“经费足，而责成专，斯規制可定，实效可期，内备日修，敌谋日绌，外交渐有把握，自不难维持商务以裕民，酌加洋税以裕国。且舰队周巡，声援相接，又可南保交趾，北护朝鲜，东惩日本，使藩服蒙福，而邻国畏威，一举而数善备焉。斯固我国家久安长治之宏图，而今日未雨绸缪之至计也。”慈禧对何如璋的建议，表面上似乎很赏识，著他去福建督办船政。但在协筹经费问题上，始终不吭一声，不添一文。

光绪十年三月（一八八四年四月），何如璋在马尾船厂给慈禧呈递了《奏为船政关系海防，拟请协筹经费，以扩成规而期实效》折，何如璋在奏章中对慈禧说：“臣莅工数月，详加考察，窃以船政为海防根本，万无收束之理。查闽海关岁拨经费六十万两，近来积欠甚巨，计去年所解不过二十万两，张梦元目击情形，莫从措手，不得已而为收束之请。核其原奏：曰收船归坞，曰整顿练船，曰裁撤工匠。就现在制成之船，各省分防深虞不足，非特无坞可归，亦且无船可练。工匠在工年久，西法渐通，一旦散而之他，势难复聚。费千百万之帑金，经十余年之缔造，乃以经费支绌，尽

弃前功，贻笑强邻，自乖本志，其为失计，当在圣明洞鉴之中。”⑦要怎样扩展，需要多少经费，何如璋在奏章中说：

“一曰添机扩厂；二曰仿造铁甲；三曰购造船坞；四曰开办铁厂。综此四端需款颇巨，额定经费非岁筹一百二十万两不可。臣通筹大局，再三考核，舍求开拓之外，别无办法。”何如璋把扩展马尾船厂，视为自己的毕生任务，一再奏请慈禧协筹经费，以便进行添机扩厂，仿造铁甲，装备海军，增强国防，抵御外侮。

慈禧对此，既不表示反对，也不给予支持。何如璋迫于无奈，只好串同南洋大臣两江总督左宗棠、福州将军穆图善、闽浙总督何璟、福建巡抚张兆栋四人，于光绪十年闰五月（一八八四年六、七月间）联名上书朝廷：“窃以为船政关系海防，迩来渐有成效，既难裁停，即宜宽筹经费，扩展规模，庶可整顿起色，不堕前功，无负当日创设之深心，以立国家自强之本。……添厂地、添机器、添工匠，扩充自为多费，至于制船速成船多，是扩充反可以减费。扩充之费在目前，扩充之利在他日，不待智者而始明者也。”⑧何如璋这样做，无非是想借助这四位大臣的威望，做通朝廷的思想，取得慈禧的支持，协筹经费，扩展船厂，建设国防，让国家早日富强起来。

可惜，何如璋的计划，尚未得到慈禧的批准，便爆发了震撼中外的中法马尾事件。何如璋扩展船政，建设一支强大的中国海军的理想，象难产的婴儿一样，被中法马江海战所窒息。

法舰入侵以后何如璋挺身而出

中法马尼事件，是法国侵略者明目张胆侵华的罪恶行径。始于光绪八年（一八八二年）三月，法国侵略者发动侵越战争，经过两年多的较量，终于在光绪十年（一八八四年）五月十一日，法国侵略者用武力威逼清政府在天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法简明条约》。条约规定清军三个月后撤出越南。法国侵略者急不可待，逼迫清军在二十至四十天内撤出，于六月二十三、二十四日先后两次出兵七百多人进攻谅山，均被清军一一击退。恼羞成怒的法国侵略者，反诬中国方面破坏条约，于七月十二日向清政府索赔兵费二亿五千万法郎，并限期七天内答复，否则，就占领中国一、二个海口作抵押。七月十四日（润五月二十二日）法国海军提督孤拔，率领舰队驶泊马江，以图要挟。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在上海扬言，中国方面如不答应法国的条件，法国远东舰队就要“消灭福建海军，摧毁马尼船厂，并占领福州。”⑩

面对法国的野蛮侵略，无统兵之责的何如璋挺身而出，他迭请朝廷调船来援，把敌人的嚣张气焰压下去，迭请决战先发，争取主动，夺取全胜。不但得不到朝廷的认可，反而招致慈禧“所谓先发，尤须慎重，毋稍轻率”等无理训斥。慈禧还著军机处下令福建前线官兵，不许“轻言战事”，不许“衅自我开。”恭亲王仅让人代发了一个电报，嘱张佩纶“珍重”、“勿蹈险”，全无一字谈及战局。⑪李鸿章则连电诱骗张佩纶出卖船厂，奉送给法国侵略者作抵押。⑫因遭到张佩纶等人的抵制，未能实现。谁是主战派，谁是主和派，谁是投降派，泾渭分明。

法舰于闰五月二十二日来船一艘，行至羊屿搁浅船坏，于二十六日折回香港。二十四、二十五日各来一艘，二十六日又来两艘，共四艘，孤拔即在其中。二十五日将军穆图善照会法舰请退，孤拔置之不理。船政大臣何如璋，于二十六日（十八日），即由轮船驰陈慈禧《奏为法船聚泊马江，敌情叵测，应亟调各省兵船，赴援协防，以遏敌冲，恭折驰陈，仰祈圣鉴事》折，恳切奉告慈禧“彼此兵船衔尾相拒，万一决裂，先发制人，后发即为人制。以法人横肆性成，临事必图狡逞。”

二十八日（七月二十日），入侵法舰骤增至七艘。何如璋一面于二十九日又奏一折：“应请旨飭下南、北洋大臣，迅派各快船，克期赴闽，以助声援。”一面严飭各兵轮船管驾：严密备战，不得擅移一步，万一开仗，胜则破格优奖，如不战自溃，定按军法。”还密飭后山防营：“择要埋伏，杜敌人登岸包抄。”又分飭各厂弁丁：“将炮械火药周密安放，预备法人侵占厂地，为拼敌俱焚之用。”⑫何如璋还在厂侧校练门，扼来船要冲，设暗炮台，令船政委弁沈懿林、铁厂匠首李莲两人，伺机攻击来犯之敌。事实胜于雄辩，法舰入侵以后，何如璋无时不在备战，只等慈禧一声令下，恨不得把孤拔一口吃掉。

慈禧从法舰入侵至海战爆发，一直沉迷于求和的梦幻中。一、光绪十年六月初四日（一八八四年七月二十五日），慈禧任命两江总督曾国荃去上海，低三下四与法寇巴德诺谈判，答应以“抚恤”名义，赔款三百五十万法郎（白银五十万两），巴德诺还不满足，怒气冲冲关上谈判大门。

二、六月十六日（八月六日），慈禧收到何如璋等人关于塞河先发的请战书后，著军机处电寄何如璋谕旨：“塞河一事，前经总署照会各国使臣，该使臣等议论纷纭。……现经美国调处，局势未定，所称先发，尤须慎重，勿稍轻率。钦此。”三、六月二十七日（八月十七日），战争迫在眉睫，慈禧著军机处寄沿江沿海将军督抚统兵大臣等电旨称：“……不日即当明降谕旨，声罪致讨。目前法人如有蠢动，即行攻击，勿稍顾忌。”慈禧装模作样，摆出一副决战的架势，但始终不准中国人先打法国侵略者，要等到法人蠢动以后，才可以攻击。毋庸置疑，福建水师，全军覆没，是慈禧这个独裁的皇太后一手造成的恶果。

马江海战经过及何如璋的自咎

光绪十年六月九日（一八八四年七月三十一日），入侵法舰急增至十八艘，其中七艘在长乐县海面游弋。全都是装上了当时最新式的大炮、机关炮、鱼雷等武器的铁甲舰。从参战的十一艘统计，总排水量一万五千吨，总人数一千七百九十人，总炮数七十二门，其中：24公分重炮六门，19公分大炮五门（不完全统计），14公分大炮四十七门（不完全统计）。在军事装备上，法舰占了绝对的优势。^⑭

面对法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驻守马尾的会办大臣张佩纶迫于无奈，只好强令各省调船，声称：“设不遵调，即将管驾官正法！”^⑮到七月底为止，张佩纶仅调到了出差在外的几艘闽舰，以及由张之洞支持的两艘粤舰，共十一艘。其中：七艘是木质兵舰，二艘是木质商船，基本上都是马尾船厂同治年间生产的过时货；只有“福胜”和“建胜”两艘，